

一座“看不见”的养老院—— 老年盲人的“乌托邦”

在沈阳市北郊，有一座“看不见”的养老院。春节前，院长张瑜和员工们在院里贴上对联、挂上灯笼，营造出过年的氛围，虽然老人们看不到。

这是国内第一家专门为盲人开办的养老机构，只招收盲人，收费并不算高，根据房型不同，从每月1000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。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盲人住进这里，像是来到一个专为他们打造的“乌托邦”。在院长张瑜看来，除去物理上适盲化的各种设施，更困难的是心理层面上接近他们。她希望，在这里居住的老人们能生活得有安全感，把盲人能做到的事情还给盲人，甚至让他们忘记自己是盲人。



石叔和张姨

吃饭、走路，都是大事

午后见到李阿姨时，她正一个人悠闲地围着养老院遛弯。因为围墙内有一圈栏杆，手摸到栏杆上的麻绳，她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转弯。每年12月的沈阳经常下雪，但还是有很多盲人在屋外遛弯，他们把这归功于这座养老院的便利。

据院长张瑜介绍，这所养老院2019年成立，来自当地一名企业家的捐赠。这名企业家的妹妹是盲人，为了让妹妹生活得更好，他出资打造了只招收盲人的养老院。

张瑜此前做人力资源，决定投身这里的一部分原因，是她的聋哑人舅舅。舅舅一生未婚，很少和兄弟姐妹交流，更别提进入社会，她始终记得舅舅“看”人时那种近乎乞怜的眼神。

和普通养老院不同，盲人的生活习惯特殊，有无数细节需要被考

虑。即便是最简单的走路，对盲人来讲也是个难题。

养老院的楼道内设置了闭环式的扶手，每一段扶手上都刻有盲文，盲人摸着扶手就不会走丢。但是仅仅有设施并不够，还需要引导和规则。“摸着粗麻绳左转，摸着细麻绳就是右转，同时引导盲人统一靠右通行。如果乱走的话，很容易撞到一起。”张瑜说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也用了好几年才做到。

吃饭也是一件麻烦事，除了菜品要照顾到来自不同地方老人的口味，怎么吃也困扰了张瑜很久。

和健全人不一样，为了方便，盲人们习惯于把菜和饭混到一起吃。张瑜想让他们吃得更有“层次感”。她用了六个小碗，每个碗都有不同的编号和固定的位置；每天开餐前，会有专人播报每个碗中盛的是什么菜

品，员工会打好饭，送到老人的桌前。老人不够吃的話，只需要举手示意号码，就会有人帮忙添菜。

养老院现在有22名员工，包括护士、管家、心理咨询师等，很多人之前并没有和盲人接触过。为了让员工体会盲人的世界，张瑜想了很多办法。比如管理岗每个月必须有一天把手机调成盲人模式，每个员工每个月必须在黑暗体验馆里面待两个小时，过两个小时盲人的生活。

被看见的精神需求

盲人是“敏感”的，对陌生的人和事物都很警惕。虽然看不见表情，但他们从声音就能判断出说话人的情绪。

跟老年盲人打交道更不容易——因为看不见，经年的“敏感”往往会垒成一方“社交门槛”，有的甚至会被形容为“性格比较怪异”。这让照顾他们的人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。

而且，每位盲人都有不同的背景。有的一辈子住在棚户区，也有的当过盲协的领导；有的是先天盲人，也有的到了几十岁才突然失明。冲突和误解，会不可避免地经常出现。

张瑜觉得，让盲人们在这所养老院住得安心，并不能只靠物理层面的无障碍，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真正靠近和理解他们。

小孟来这所养老院工作一年多了，刚来的时候，老人们对她不熟悉，彼此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很顺畅。但慢慢地，她发现，只要帮助过盲人们一次，自己就会被记住，“他们很不喜欢麻烦人，可能找你帮个小忙，就会很感激你，天大的事那种感觉。”

实现和盲人彼此的信任不容易，需要时间的积累。因此，张瑜要求员工跟盲人说的所有话一定要兑现，不能欺骗或敷衍。

有一位盲人从小在父母照顾下长大，50多岁时父母过世后，她独自来到这所养老院。刚到那时，她孤僻、害怕与人交流，让张瑜很困扰。直到偶然一次，她摸到张瑜身上穿的裙子，说父母过世后自己已经很多年没买过衣服了，张瑜第二天就带她去商场买了很多件衣服。这之后，她才逐渐融入这所养老院。

中国盲人协会2019年的数据显示，我国有超1731万视障人士。除了这家“看不见”的养老院，国内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为盲人开办的养老机构。但和健全人或者其他残疾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对盲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。张瑜希望，能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。

2024年，这所养老院在郑州开办了第一家分院。张瑜相信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（红星新闻）

在这里，我才是我

一年前，快80岁的王姨从北京搬到这所养老院，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。

在盲人群体中，王姨是幸运的，和同为盲人的丈夫算得上恩爱，有孝顺的女儿和女婿。十几岁，从盲校毕业了业，她就到了一个纸制品厂上班，一直干到1996年退休，之后就在家给姑娘看孩子、料理家务。

去年，王姨的女儿也退了休，她终于卸下照顾家庭的担子，决定跟盲人朋友一起，来这所养老院试试。她觉得这所养老院就像那个她年轻时跟朋友一起幻想过的，“老了之后结伴一起生活的地方”。

老年人其实最害怕的是寂寞，尤其是盲人，他们的世界本就黑暗，孤独感的侵袭会更加猛烈。

虽然孩子们对王姨很好，但王姨觉得，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而且自己长时间待在家里会闷得难受，“他们不是你的伴儿，说不到一块儿去。这里都是同龄的人，有同龄人的语言，能互相理解，能说到一块儿去。”

王姨是个热心的人，爱聊天。在这所养老院里，她交到了很多新朋友，每天打开话筒唱唱戏，跟相熟的人一起打打扑克、讲讲故事、说说笑话，她形容这种生活是“放飞”。半年前，王姨在家的丈夫也来到了这里。

“我在家里是妈妈，是岳母，是姥姥；在他们面前，我要尊严，要体面，就不能瞎唱瞎闹。但到了这，我要解放自己，要放飞自己，不要有顾忌。”王姨说。

老人间的情愫

并不是每位盲人都如王姨这样家庭美满，但在这所养老院，有老人找到了爱情，尽管他们自己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。

盲人之间的爱情来得含蓄又迅猛。看不见外貌，声音的好听程度就成了恋爱的通行证，但更重要的是能聊到一起的默契，和真心对真心的关怀。

比如石叔和张姨，他们的屋子里极其整洁，桌子和冰箱上铺着好看的粉色花布，窗边摆着几盆开得正好的花，很难想象，这是一个先天盲人居住的房子。

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进展很自然。最开始是张姨身体不好，子女拜托热心肠的石叔多多照顾，干了一辈

子按摩的石叔也的确擅长照顾人，用他的话说，“照顾着照顾着，就照顾到了一块。”

在张姨的口中，两个70多岁的盲人在一起无非是“唠点家常嗑，有个伴，借他点力，互相帮助点”。但在外人看来，这对情侣很甜蜜，张姨每次去洗澡，石叔都会在一楼浴室门口等她；每次提及石叔对她的好，张姨总是嘴上嫌弃，但脸上却乐开了花。

刘鸿生和徐艳芬更惹人注目，这对情侣是这所养老院的文艺骨干，他们一个来自上海，一个来自鞍山，相差十岁。

两人之间的情愫源于唱歌。每天下午，他们会用一个小小的红色音

箱放起伴奏，随之而起的合唱声飘到楼道，悠扬和谐。

自打去年来到这里，刘鸿生觉得自己的生活更舒服一些，这不光是因为身边有了伴。早年间，他在工厂烧了三十七年锅炉，退休后一个人住家里，不喜欢和人交流，也几乎不出门。他把自己孤僻的性格归结于“眼睛不好”，看不见东西让他恐惧和自卑，甚至连地铁都不敢坐。但在这所养老院，刘鸿生找到了“自己的价值”，甚至可以帮助许多完全失明的盲人，“我不喜欢被人帮助，会觉得己己无用，什么都要别人照顾，但在这里，我有优势，可以帮帮别人，我觉得很开心。”

遛弯的老人

